

风物咏

海上渔火

石爱云

回长岛小住，晚上就近沿海滨路的西海岸散步。港湾宁静，清凉咸鲜的海风轻拂周身，消散了白天的暑热。堤岸下，海水涌动，绵柔如母亲轻拍婴儿。一切熟悉又亲切，恍若走回大海陪伴度过的童年、少年时光。只是，岸上蜿蜒烁亮的灯光，把从前和现在清清楚楚分隔开来。

那时候夜色里的海边，没有如今这般璀璨明亮。几盏路灯，昏黄暗淡，微弱的光昏昏欲睡，更不能探到海里。让大海和海岛生动起来的，是墨色海面上游走的点点渔火。幽暗的海因渔火，有了光，有了暖，也有了诗意。

之前我和几个岛上年轻人说起渔火，他们马上想到课本里“月落乌啼霜

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诗句，也知道渔火是渔船上的灯火，但现实中没有看见过。长岛当年荧荧渔火占满海湾的盛景，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捕捞旺季春秋渔汛期（秋天对虾汛），各地渔船纷纷奔赴渤海渔场。渔船添加供给、售卖渔获或是躲避风雾时，海滨路的鹊嘴湾里便汇聚了上百条，多时几百上千条渔船。包括长岛本地和来自蓬莱、龙口、福山、荣成、牟平等地的胶东渔船，旅顺、大连等地的辽宁渔船和从秦皇岛、塘沽等地来的河北渔船……宁静的海湾动了起来，船帮挨船帮，船头接船尾，回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从船舷上印写的船号前缀“鲁长

海岸渔场。

海上不可预知的险恶随时会降临，渔民们全凭运气和经验博取生计，就像他们自己说的，脑袋别在裤腰上。可以想象，黑暗孤寂的夜晚，漂泊在深海大洋的他们，会思念亲人，会期许鱼虾满舱，也会恐惧未知的风浪。船头那盏晃荡在风浪中却无所畏惧的渔火，无疑会抚慰他们的思念，温暖他们的航程，鼓舞他们的斗志。

“宁上南山去当驴，不下北海去打渔。”一句海岛俗语，道尽了渔民在大海上谋生的艰辛不容易。

我生长在以农业为主的南长山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为了多业发展，把劳动力分成三个队，农业队、养殖队（近海养海带）、渔业队。渔业队的人最

袄，手拄大铁锹斜靠一边，人恹恹的，眼神却依旧犀利，紧盯鱼堆，不时用渔民特有的沙哑嗓音吼上一嗓子，提醒大家脚下不要踩了鱼。

当炊烟在晚风中升起，从海岛人家飘出来铁锅熬鲜鱼烩玉米饼子的鲜香味儿时，海上一盏一盏渔火又亮起来了。有村里渔业队的，有各地过往的，也有那些日照人的。那时候，忙碌讨生活的人们也许忽略了辛苦的打鱼人，但很多年后仍然会记得他们亮在海上的渔火。

在长岛工作时，我曾经带队下岛征集海岛的妈祖传说故事。很多老渔民栩栩如生讲述了亲身经历或是听来的妈祖赐灯的传说：渔船夜里在海上遇到大雾，找不到航向，船主人心里默念妈祖保佑，前方就出现一盏红色小灯，他们跟随灯光走，天亮就到了海岸。同行的同事说，他们会不会看到的是另外一条船上的渔火，跟着那条船靠了岸。他说的也许有道理。其实，妈祖赐灯本来

渔”“鲁蓬渔”“辽长渔”“辽大渔”“冀黄渔”……可分辨渔船归属地，可知道船上船员口音来自哪里。

海湾停靠的渔船，多是机帆船，从里排到外，一眼望不到头。夜色落下时，船头马灯次第点亮，点点微光聚成一片浮动的渔火。大海亮了，整个岛屿也被点亮。顿时，繁华启幕，热闹非凡。

我下晚自习骑车回家路过泊船海湾，常和同学半路下车，站在咸湿的海风里看光景。平日岛屿安静、海湾宁静，这突如其来的光影浮动、海上繁华着实叫人激动。高低不一、明暗交错、起伏摇曳的暖黄灯光，由近及远铺满一面大海，像天上落下了一湾星辰。

少，也是最辛苦最危险的。渔民出海放毛网（捕捞小杂鱼）当天可回，放流网（捕捞鲅鱼、鲈鱼）的时候要在海上过夜。

还记得出海几天才回来的叔伯们的样子，头发蓬乱，两眼通红，皮肤黑红爆皮，被海水泡硬的衣裤泛着灰白盐渍，周身散发着挥发不掉的浓重鱼腥味儿。海上作业的艰辛可见一斑。渔民家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成天提心吊胆，最揪心的是，海上突然刮起大风、起了浓雾，渔船却迟迟没有归岸……

村里渔业队打的鱼，多数卖钱交大队集体，只有极少数大队当福利分给社员，一年仅一两次。那个年代的人淳朴正直、大公无私，没有谁会从渔船上私带鱼虾回家。渔民的家人和其他社员一样，吃鱼也去驻扎在“枯孔”（音）的日照卖鱼场买。

就是渔民心中一盏永不熄灭的渔火，妈祖和渔火都是搏击沧海靠海吃饭的渔民们虔诚的信仰。

那几个和我聊渔火的年轻人，讨论起为什么长岛现在看不到当年那样的渔火了。一个女孩儿说，我上网查了，有几个原因，比如渤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渔获交易模式的改变、渔业产业转型、渔业政策的规范化等等。大家点头赞同。这时一个男孩子说，即使现在有渔船在长岛海湾走过或停留，现代装备的船上不会在船头挂光线幽微、灯光朦胧的煤油灯吧？船上锃亮刺眼的照明灯，是不是已经不算传统意义的渔火了？

西海岸边，海风依旧，海水依旧。对比从前，多了岸边一排排璀璨漂亮的装饰照明灯，把海岛装扮得现代洋气。时代往前走，总要在身后留下一些东西，就像船上泛着暖光的煤油灯渔火，已经成了人们记忆里的美丽画面。身边走过几个看大海夜景的游人，他们几人知道，这个海湾里曾经的渔火有多美？

诗歌港

鸡鸣岛趣话（二首）

林红宾

接雨房

小島像蓝绸上的海螺，
島上的淡水十分紧缺，
用海水洗脸，脸色黧黑，
用海水浇菜，菜味苦涩。

到大陆运水，历经颠簸，
且日复一日，麻烦甚多，
有人想出了顶妙的主意，
吃水，直接求助老天爷——

看，每家的房顶构造奇特，
鸟瞰，恰如朝天的大锅，
地下砌一个老大的水池，
再用塑料管上下衔接。

岛上属于海洋性气候，
乌云飞来，就有雨水频泼，
叮咚，吧嗒，如奏古乐，
欢迎老天爷送来琼浆玉液。

雨水储在地下，凉爽清冽，
用光了，老天会自行调节。
从此，家家淡水自足，
菜畦泛新绿，花儿绽放娇柔……

有人还在房角安个太阳灶，
再向老天爷借把天火，
让它为渔家烹炒鱼虾，
让它为渔家熬粥蒸馍。

雨天，太阳灶巧借客水，
流入池内，堪称飞泉三叠，
丰富了生活，涂美了欢乐，
袅袅的炊烟向老天招手致谢。

真叹服海岛人的智慧，
如此注重科学，利用科学。
给令人神往的海猎史，
增添了新奇的一页。

蟹子礁

大海是个辛勤的工匠，
把一尊礁石精心雕琢，
湍急的潮水凿孔掏缝，
嘚，雕就奇特的石窝。

数不清的螃蟹闻讯赶来，
潮水将来宾依次送进窝所，
爱热闹的，可住在大厅，
或三个一起，或五个一伙。

爱清静的，可独占一穴，
在里面默默地思索，
回忆一次次的历险，
为孩子们编造海的传说。

海娃们深知这个秘密，
退潮了，就把螃蟹捕捉，
哪个窝里有几个蟹子，
他们都记得十分准确。

甬担心蟹子会被捉尽，
甬担心这里会中断渔歌，
大海一日两次涨潮落，
嘻嘻，这里不乏来客。

一茬一茬，取之不竭，
每回都有满意的收获。
海娃们感谢大海的馈赠，
总把蟹子礁炫耀地叙说……